

David Harv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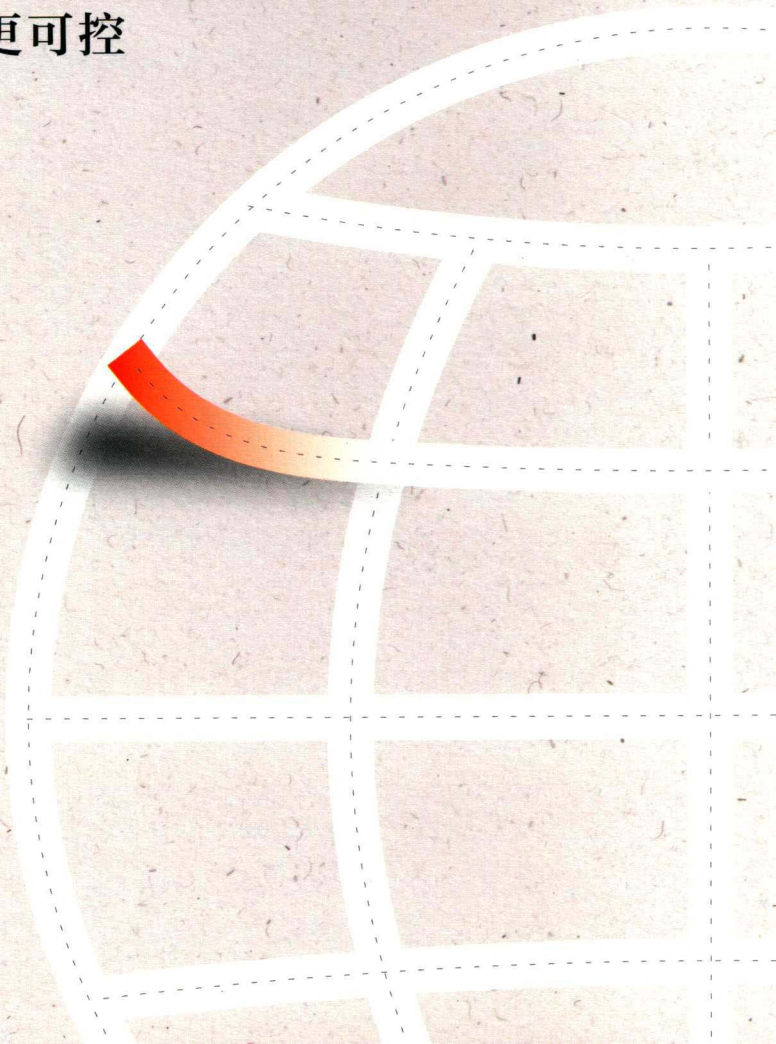
[美] 大卫·哈维 著

周大昕 译

世界的逻辑

如何让我们生活的世界
更理性、更可控

The Ways
of the World



世界的逻辑

The Ways of the World

如何让我们生活的世界
更理性、更可控

[美] 大卫·哈维 (David Harvey) 著
周大昕 译

中信出版集团 ·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的逻辑 / (美) 大卫 · 哈维著 ; 周大昕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7.6

书名原文 : The Ways of the World

ISBN 978-7-5086-6978-6

I. ①世… II. ①大… ②周… III. ①世界经济

IV. ①F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70311 号

The Ways of the World by David Harvey

Copyright © David Harvey, 2016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6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仅限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世界的逻辑

著 者 : [美] 大卫 · 哈维

译 者 : 周大昕

出版发行 :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 13.5 字 数 : 320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京权图字 : 01-2016-9086

广告经营许可证 :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 ISBN 978-7-5086-6978-6

定 价 : 68.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 author@citicpub.com

推荐序

“世界的逻辑”之独特解释

杨军 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大卫·哈维，这个名字中国的读者并不陌生。他是纽约城市大学人类学和地理学教授，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英国牛津大学任教，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当代最著名的人文地理学家之一，西方左翼思想家。在过去的40多年里，大卫·哈维在人文地理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耕耘，在十几部著作和大量的论文中，以坚定的反资本主义立场，严谨的学风和强大的洞察、分析、批判能力，展示了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独到的见识，提出了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历史—地理唯物主义、新帝国主义理论、空间—社会辩证法、后现代主义批判理论等，成为当今社会科学领域其理论被引用次数最高的学者之一，获得美国地理学家协会杰出贡献奖、瓦特林·路德国际地理学奖等多项国际大奖，被视为全球重要的思想家和批评家之一，堪称学术“大牛”。

《世界的逻辑》是大卫·哈维刚刚推出的一本文集，共十一章，内容来自他过去发表的论文或者著作的一部分。这些文章在大卫·哈维学术思想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他在学术发展不同阶段的代表性作品，都曾获得广泛关注和大量“点赞”。比如第一章《城市危机的起源》标志着大卫·哈维研究重点的转向，即“尝试引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提到的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矛盾关系的思想”来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住房问题。第六章《从管理主义到企业主义》发表后就大受欢迎，是大卫·哈维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文章。它强调了城市治理企业主义趋势的宏观经济原因及其影响，说明城市治理企业主义的兴起不过是维持和强化了不均衡地理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关系。第七章《环境的本质》代表哈维“对自然性质以及人类在世界上所处位置思考的重大转变”，是他“定义历史地理学唯物主义原则的最初起点”。第九章《“新型”帝国主义》则首次提出了“掠夺式积累”的概念，分析了资本掠夺性积累的多种形式，等等。将这些文章集结在一起，使得这本书“阵容豪华”，精彩纷呈。如果要把握大卫·哈维的学术思想精华和他治学的心路历程，阅读这本书或许是最便捷的。

仅仅从目录来看，《世界的逻辑》的各章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联。但“资本”“城市化”“危机”“环境”“后现代”等词语，标示出大卫·哈维在过去 40 多年里的学术探索。大卫·哈维坚持“地理学是自然与文化的统一，而不是通常所错误呈现的某些无意识的自然交互与反馈”的认识，扬弃了将自然与文化人为割裂的笛卡儿式僵化方法，试图运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逻辑，从政治、社会和环境后果的角度去分析世界地理发生的变化，说明“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创造性破坏”及其深层次根源，构建起他的分析框架。在研究中，

大卫·哈维建立了资本的三级循环模式，找到了空间、位置和环境变化的根本动力——资本积累的需要，发现了“资本”“城市化”“危机”“环境”之间的关系，并形成这些基本观点：城市空间是资本的产物，城市化是吸收过剩资本和劳动力的主要方式；迅速积累的过剩资本在全球各地寻找出路并不断改变着世界的地理面貌，导致无序的城市化和各种现代社会问题。当前掠夺式积累已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标准配置”，通过“时空修复”（将大量资本转移到其他国家）来换取资本积累的持续性。正是资本的“过度积累”，导致了金融危机的发生。这些观点铺就了《世界的逻辑》的主线，使大卫·哈维在不同时期的作品组合成有内在联系的整体。这样，本书中无论是对具体问题的剖析，如第四章关于巴黎圣心堂建造的讨论、第八章关于牛津郡罗孚汽车工厂命运的讨论，还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资本演化的宏观叙述，都在说明世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地理景观的变迁实际遵循的是资本积累、谋利的逻辑，对当前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下资本掠夺采用的“套路”给出独特的解释。

大卫·哈维认为，“应该用批判性的反资本主义视角来审视变化中的世界地理，这不仅是合乎逻辑的必要反思，更是捍卫人类未来的必需之举”。《世界的逻辑》一书彰显了这种批判精神。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质疑、批判资本积累推动下的城市化进程，因为这一过程充斥着暴力、破坏和不公。大卫·哈维一再提出这样的疑问：是否应该继续这样的城市化路径，还是应该从根本上遏制甚至消除无限度资本积累的动机？如果资本的维持和再生产必须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到处开展钢筋混凝土建设，那么就应追问是否应放弃制造这些过剩资本的体系，放弃现行的以华尔街—美国财政部为核心的资本主义体系？另一方面，哈维质疑了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方

式，他认为，“城市始终是反资本主义的热土”。在掠夺式积累已成为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情况下，工人阶级应该放弃那种以控制工厂为目标的斗争。城市的各行业生产者应建立跨地域、跨产业的联合和联盟，争取“城市权利”，开展“社区革命”，由此孕育非帝国主义式的全球化。

大卫·哈维对当代中国的发展非常关注。他在多部著作和文章中都讨论了中国的城市化问题，认为中国在城市化中遵循了资本积累的逻辑，与其他国家相比“没有例外”。在《世界的逻辑》中，他将讨论中国发展模式作为引言，分析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谋求经济增长的政策与实践。应该说，哈维对于中国政府政策的理解未必准确，关于中国发展模式的看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他认为当前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并不可取；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与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郊区开发以及阳光工业带建设如出一辙。但是，他对“城市化进程也是各种运动、碰撞、冲突和政治斗争的过程”的分析，对“到处大兴土木以避免资金危机的方式”的质疑，对在“吞噬一切的发展”面前保持个人或集体的价值、尊严和意义的审视，对“掠夺性积累”导致城市景观的变迁和大量使用价值浪费的批判，等等，对于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反思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确有裨益。而他关于资本积累的需求造成社会冲突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分析、关于放弃资本主义体系的讨论，对于我国在发展中如何驾驭资本、合理利用资本，以实现社会公平、保护生态环境等可谓深刻警醒。

大卫·哈维自称是“马克思主义城市学者”，努力地“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去理解马克思”，也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些方法，但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并非完整、准确，他的分析

研究与马克思有很多不同。比如，在《世界的逻辑》中，他对资本积累的分析并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自身的内在矛盾之中，而且在讨论空间问题中弱化了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的分析，脱离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分析逻辑；他认为“巴黎公社运动实质更是对城市权利的争取，而不是要求变革生产中的阶级关系”，这与马克思关于巴黎公社的评价有明显差异。

尽管如此，应该感谢大卫·哈维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深刻的批判能力，为观察、分析当代资本主义提供了独特视角，带来了诸多启示。相信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会体会到其中的“营养”。

序 言

约翰·大卫 牛津大学

我十分有幸能参与大卫·哈维多本著述的出版，从 1969 年的第一本书开始，一直到 47 年后的这本文集。前者就是《地理学中的解释》(*Explanation in Geography*)，他在该书中剖析了地理学者是如何收集、分类和解读地理数据的，以及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归纳和理论化。他在该书中也结合了哲学、统计学和数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希望以此来为地理学方法论和理论化提供“用以理性讨论的严肃知识标准”。该书堪称经典，一经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声名鹊起。当哈维撰写完该书时，他还是布里斯托大学地理系的一位讲师。但在该书出版之日，他已经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地理和环境工程系的副教授。在巴尔的摩，他亲眼看到了 1968 年城市骚乱所造成的影响，这深深改变了他的研究重点并开启了他对卡尔·马克思著述的长期研究。两年之后，他发表了《地理学理论之革新与反革新以及贫民区形成问题》一文，这标志着他的研究重点的转向，本文集的第一章即由此文而来。该文的内容与哈维此前研究的内容完全不同，但哈维对数据采集和分析以及对用数据解释

理论和实践的严谨态度一以贯之。

在第一章的结语中，哈维提到他对巴尔的摩住房问题的研究成果获得了城市官员、土地所有者和金融人士的一致肯定。但他同时也承认，此时他在分析中还未明确提到马克思。但他继续深入开展对多变资本的本质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甚至获得了他所批判的资本主义对象的肯定，例如 2010 年出版的《资本之谜》(*The Enigma of Capital*) 一书就获得了《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与发展》(*Finance and Development*) 等典型资本主义刊物的赞赏。在阅读本文集第十一章时，读者将体会到哈维对资本演化鞭辟入里的分析。正如马克思那样，哈维也对资本历史和适应性进行了尖锐深刻的分析，他还剖析了资本危机的发生原因以及资本主义崩溃的必然性。

在本文集的诸多精彩篇章中，我个人最喜欢的是第四章中对法国巴黎圣心堂建筑历史的描述，第五章中通过时空压缩概念对后现代性的分析，以及第八章中从牛津郡汽车工厂工人罢工谈起，从最初的本地工人运动和全球工人事业矛盾张力分析，到后来对雷蒙德·威廉斯 (Raymond Williams) 小说解析的引入。当然，贯穿本书的主线依然是资本过度积累的问题如何表现为无序的城市化和各种现代社会问题。

哈维的教学研究生涯漫长且成果丰硕，他在各个阶段都留下了精彩纷呈的作品，不论是对于那些已经熟悉其观点的老读者，还是初次接触其思想论述的新读者，阅读本文集都将大有裨益。

引 言

中国传来几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的统计测算，中国在 2011~2013 年消耗了 66.51 亿吨水泥，竟超过美国在整个 20 世纪里 44.05 亿吨的水泥消费总量。美国曾在 20 世纪大兴土木，但中国在工程建设方面的铺张更加令人咋舌。中国如何用掉那么多水泥？中国为何要用掉那么多水泥？这又会造成怎样的环境、经济和社会后果？

本书希望探寻此类问题的答案。首先要分析这些基本事实所发生的社会历史背景，然后看看是否能搭建起一般框架来解释所发生的一切。

中国经济在 2008 年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中国的出口贸易遭受重创。由于美国的消费者需求急剧萎缩（美国是中国商品的最大出口市场），导致数量庞大（估计有 3 000 万）的中国工人失业，而美国消费者不愿花钱的原因则是次贷危机导致数百万美国家庭失去或可能失去其居住的房屋，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消费者显然无心在购物中心大肆采购。而 2001~2007 年的美国房地产繁荣和泡沫又是发生在 2001 年网络泡沫破灭的基础上。由于时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推行低利率政策，从股市撤出的资金大多投向了房地产市场，但最

终美国房地产泡沫在 2007 年破灭。这就是资本所导致的危机的传导效应。2008 年，美国西南部（加利福尼亚州、亚利桑那州和内华达州）以及美国南部（佛罗里达州和佐治亚州）的房地产危机导致了 2009 年年初中国数千万制造业工人的下岗。

中国政府深知必须要为这些失业工人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否则就有引发社会动荡的危险。到 2009 年年底时，一项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开展的联合调研表明，这场危机在中国造成了大约 300 万人失业（而在美国造成的失业人数则是 700 万）。这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当年创造了 2 700 万个就业岗位，这堪称历史罕见的就业扩张奇迹。

那么中国做了什么？中国又是怎么做的？中国政府推出了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中有些是连接发达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落后省份的交通项目，有些则加强了北部工业地区和南方消费市场的连通，因为中国还存在生产地和消费地不匹配的现象。同时中国还大力推进城镇化改革，大量的新城、新区连片而起，老旧城区改造如火如荼。

这种应对经济危机之策并非中国的创举。1848 年经济危机和革命暴动之后，巴黎一片萧瑟，拿破仑三世在 1852 年把建筑规划大师乔治-欧仁·奥斯曼（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请到巴黎，推动巴黎重建计划并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美国在 1945 年之后也采取了类似的政策，将剩余工业产能和大量剩余资本都投入到全国各主要城市的郊区和城区建设上〔主要是遵循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的规划理念〕。与此同时，美国还在这一阶段修建了州际高速公路网，带动美国南部和西部的经济发展融入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两个案例中，法美两国的建设都是为了实现相对的充分就

业，让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有充分发挥的空间，由此保证社会安定。中国在 2008 年之后也采取了相似的做法，但从中国的水泥消费数据上看，中国的经济建设完全实现了规模的飞跃。这样的规模飞跃在以前也有过：罗伯特·摩西规划的城区面积远远超过只负责巴黎一城的奥斯曼所做的规划。在 2008 年之后，中国 GDP（国内生产总值）至少有 1/4 来自房地产建设，如果再算上其他的基础设施（例如高铁、高速公路、水利工程、机场以及集装箱码头等），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就占了中国 GDP 的一半左右，并贡献了几乎所有的增长（中国经济增速在不久之前还保持在 10% 左右的水平）。这就是中国能迅速摆脱经济危机状态的原因，也是中国的水泥消费创下令人震惊的天量的原因。

中国的经济刺激措施产生的连锁反应是极为巨大的。在 2008 年之后，中国消费了全球 60% 的铜，同时还消耗了全球产量半数以上的铁矿石和水泥。中国对原材料的庞大需求意味着所有依靠售卖矿产、石油、农产品（木材、大豆、皮毛和棉花）等产品的资源型国家都能迅速摆脱 2007~2008 年的经济窘境，并迅速实现经济增长反弹（这些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智利、巴西、阿根廷、厄瓜多尔……）。向中国出口大量高端机械设备的德国的经济复苏也颇为强劲（与法国相比更为明显）。危机解决的传导速度之快丝毫不逊色于危机蔓延的速度。全球各地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加剧，但毫无疑问，2008 年之后，中国在挽救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方面居功至伟，正是中国的大规模城镇化和固定资产投资拯救了世界经济。

那么中国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答案很简单：债务融资。中国政府要求银行机构发放大量贷款而暂时不计贷款风险，同时要求各地方政府充分发掘发展潜力大搞开发，而银行对消费者和投资客的

住房信贷需求大开绿灯，无论买房自用还是投资都可获得贷款。为此中国债务开始急剧膨胀。自 2008 年以来，中国债务总量已将近翻番。中国的债务与 GDP 之比在全球也属高位。但与希腊不同，中国的债务大部分是以人民币计价的本土债务，而不是美元债或欧元债。中国央行有大量的外汇储备可完全覆盖外债，如有需要，中国央行也可随时开机印钞。中国似乎接受了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虽然有些令人意外）的观点，逆差和负债并不重要。但到 2014 年时，中国大部分城市都陷入债台高筑的境地，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也不断接力，把银行信贷资金引向毫无回报的投资项目，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则成为投机涌动的赌场。从 2012 年开始，房价下跌和建设项目过度积累资金的风险开始出现，在 2015 年风险达到顶点。简而言之，不出所料，中国出现了建设投资过剩问题（奥斯曼在 1867 年的巴黎以及罗伯特·摩西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和 1975 年纽约财政危机之间碰到的状况）。让 GDP 中的一半都依赖于投资回报递减的固定资产项目显然不是好的选择。中国的经济刺激政策开始出现严重的后遗症。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暴跌，巴西、智利、厄瓜多尔和澳大利亚等资源型国家的经济开始急转直下。

那么，面对大量资金在建设项目中的过度积累以及负债程度急剧恶化的问题，中国打算怎么做呢？中国所给出的答案令人震惊，其惊人程度丝毫不亚于中国的水泥消费数据。首先，中国打算建设能容纳 1.3 亿人口（相当于英法两国人口的总和）的城市群。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城市带将以高速交通和通信设施为纽带（马克思所言的“以时间消灭空间”），在总面积与肯塔基州相似的区域内继续以债务融资方式开展大规模投资，由此吸引未来的资金和劳动力集

中于此。京津冀建设究竟要耗费多少水泥尚无估算，但肯定是个天文数字。

放眼世界，中国并不是唯一在开展大规模建设的国家。全球各地均可看到规模稍小的城市建设规划，近期海湾国家的迅速城镇化就是典型的例子。土耳其计划将伊斯坦布尔的人口数量扩大到 4 500 万（目前大约是 1 800 万），现在已开始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北端开展庞大的城镇化建设项目。一个新机场以及一座横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大桥已开工建设。但与中国不同，土耳其无法大量举借本币债务，国际债券市场对土耳其经济的风险也有所担忧。这个项目目前还存在停工的风险。世界上的主要城市几乎都出现了房地产建设热潮以及房屋售价和租金上涨的情况。纽约更是如此。西班牙的房地产市场也曾红火一时，但 2008 年一切戛然而止。只有当房地产市场崩盘之后，人们才发现以前的投资建设规划是多么愚蠢和浪费。例如，西班牙在马德里南部的雷阿尔城修了一个新机场，投资额超过 10 亿欧元，但根本没有飞机去那个机场，机场投资运营公司也宣布破产，该公司在 2015 年破产拍卖时获得的竞价是 1 万欧元。

对于中国来说，搞好城市建设还远远不够。中国也希望能将自己的剩余资本和劳动力输出国外。现在中国正试图重振在历史上通过中亚连接中欧的“丝绸之路”。《金融时报》记者查尔斯·克洛弗（Charles Clover）和韩碧如（Lucy Hornby）曾报道称（2015 年 10 月 12 日）：“重振这条古老商道已成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标志性外交行动。”按中国的铁路网规划，从中国东部沿海开始的铁路将经内蒙古和蒙古国以及中亚抵达德黑兰和伊斯坦布尔，随后继续深入欧洲，同时也有支线通往莫斯科。现在已有列车将货物从中国运至欧洲，铁路运输只需 4 天，而海运往往要一周。丝绸之路沿途运输成

本的下降以及运输速度的提升，将使现在地广人稀的中亚地带涌现一批繁华都市，而且这一现象已经开始出现。在分析中国推行丝绸之路计划的动机时，两位记者认为，中国迫切需要输出其过剩的资本以及钢铁、水泥等产品。中国在过去 30 年吸收并创造了大量的剩余资本，现在中国迫切需要为其剩余资本问题找到“空间解决”办法（详见本书第二章）。

此外，中国对其他的国际基础设施投资计划也表示出兴趣。2000 年，“南美洲基础设施一体化倡议”（IIRSA）问世，这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是要加强南美洲 12 个国家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的建设来推动资本和商品流动。横跨南美的基础设施可串联其 10 个增长极，其中最宏大的规划就是连接南美西海岸（秘鲁和厄瓜多尔）和东海岸（巴西）。但拉美国家缺乏资金。这时中国出现了，中国特别希望能减少中巴贸易之间的海上运输时间。2012 年，中国与秘鲁签订协议，开始修建跨越安第斯山脉通往巴西的铁路。中国同时也对横穿尼加拉瓜的运河项目充满兴趣，认为其重要性不亚于巴拿马运河。在非洲，中国正努力打造东非地区的交通网（依靠中国自己的劳动力和资金），同时也计划修建横跨非洲大陆的铁路。

复述以上案例就是想要说明，迅速积累的过剩资本在全球各地寻找如何深入的出路并不断改变着世界地理面貌，有时甚至是在破坏地理面貌。这一切为何而发生？答案很简单：资本积累再生产的要求。这一答案为对这些进程开展社会、政治和环境后果分析提供了批判性视角，同时也提出了这样的疑问：究竟是否应该继续这样的路径，还是应该从根本上遏制甚至消除无限度资金积累的动机。这是串联起本书各章的主旨，尽管各章标题看似毫无关联。

显然，人类对世界自然环境的创造性破坏无时无刻不在进

行——每天人们都在亲眼看到、在报刊中读到、在新闻中听到这些破坏：底特律之类的城市从兴盛走向衰败，其他一些城市则在兴起；地球表面的冰层正在融化，原始森林的覆盖面积在缩小。但要想了解这一切，还需要掌握现象背后的深层次知识，这就要求创设新的框架来理解事物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并对既有知识结构进行革新。例如，经济学家常常在其理论中假设地理条件是固定的，地理就是经济因素发挥作用的永恒物理场所。确实，从表面上看，还有什么能比喜马拉雅山脉、安第斯山脉和阿尔卑斯山脉更加亘古长存？有什么能比世界各大洲的形状更加地老天荒？又还能有什么像地球上各气候带那样泾渭分明？近期，《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①的作者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以及《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②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都在其畅销书中表示，地理是固定的，而不变的物理环境决定了各国命运。萨克斯指出，造成各国财富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距离赤道的远近以及获得可灌溉用水的难易程度。而另一本畅销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③的两位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兴亡跟地理条件无关，关键是在历史和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制度框架。按照一方观点，欧洲之所以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诞生地并发展成富庶地区，是因为欧洲独特的

① 杰弗里·萨克斯. 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M]. 邹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② 贾雷德·戴蒙德.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M]. 谢延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③ 德隆·阿西莫格鲁，詹姆斯·A. 罗宾逊.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权力、繁荣和贫困的起源[M]. 李增刚，译. 徐彬，校. 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